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麴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高次衛昭王爽竝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

善處危難

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鑿師邊隱遂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千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

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  
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  
坐所設唯餅果酒纒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  
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  
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  
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  
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  
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  
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  
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  
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察  
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  
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  
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  
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  
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  
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  
及遇患不呼鑿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瑋字恒生一名慧任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

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揚三郎  
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  
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  
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  
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  
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  
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  
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  
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  
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  
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  
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臯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  
人皆以爲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  
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  
所敬綸以稱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  
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  
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  
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

○五廿七  
明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  
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  
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  
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  
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  
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渴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  
爲賊林仕弘逼携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  
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  
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從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  
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心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  
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

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  
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  
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

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

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

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

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

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頴  
盧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  
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  
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  
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  
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  
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  
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  
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  
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  
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  
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  
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  
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  
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  
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  
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  
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

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且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

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佳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爾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涵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樊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豐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

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郟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郟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生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

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  
出為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  
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邊帝復大怒令子崇  
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  
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  
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  
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  
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讎  
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  
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暉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  
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  
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  
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  
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  
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  
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  
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  
鄉願為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

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共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昔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頰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曾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頰奏若

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  
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  
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  
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尚男女形於此言以防  
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璧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  
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  
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姬妾恒備負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  
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  
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  
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  
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然  
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  
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  
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  
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  
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  
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

引張衡定策遣袁公宇文述深交揚約令喻旨於越公素  
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  
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  
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  
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暉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慶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旣知意盛言太子一不才皇后遂遣素舍始有廢立之意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  
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龍見皇太子廢退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感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  
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糞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  
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  
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  
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  
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  
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  
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  
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

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真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

曰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今我不如第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比自從南充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

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笈合而生  
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  
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祐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與作家  
翁定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異此事身昔在  
宮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  
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  
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  
大敵今欲發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愛諫曰廢立大  
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固極惟陛下察  
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

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  
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  
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  
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求息前蘇孝慈  
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鬚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不忘  
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  
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  
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  
嗔我多不度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  
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法然曰誰非父母

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  
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  
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  
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  
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  
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中是遂敗居數日有  
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當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  
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是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  
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

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  
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尋常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凋飾者悉  
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為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  
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

為之領巾為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  
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  
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  
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  
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  
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  
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  
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誠奉蒙哀憐得全性  
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  
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

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  
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  
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  
問國家希覬火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  
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  
進引祆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  
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  
說祆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  
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為害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  
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

人章仇大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竝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竝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竝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為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脅尋而具州長

楊孝政

卷九

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出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斗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三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鑿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牾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偽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巖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

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  
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  
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殿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  
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螿手木宜留意煬  
帝踐祚儼常從行遇煬卒諸弟八從嶺外皆救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為秦 十二年拜上柱國河南

道行臺 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

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隸焉俊仁恕慈愛崇

敬佛道請為沙門 小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

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 水陸十餘萬屯漢

口為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

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

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

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

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籬重不可戴以馬

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

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

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

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

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

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  
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  
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  
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  
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過蠱未能起遣使奉  
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  
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  
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  
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  
大蛛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如所爲也俊所爲侈

豐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  
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  
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  
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  
於是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  
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  
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  
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  
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  
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

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

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曩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廢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  
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  
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  
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  
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  
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  
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  
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  
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  
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  
以鎮之汝乃千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祲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  
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珎

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諫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形狀我今不知楊諫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惡圖謀不  
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祿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  
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諱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  
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  
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  
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  
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諫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

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其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護廢居常快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儻有竒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竝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斂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且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又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雖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并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統軍貴王聃大

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  
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  
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  
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喜蔭爲潞州韋道正  
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道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  
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  
晉地者王孝俊開之曰呈太子當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  
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龍裘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  
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  
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  
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  
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  
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  
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

四百二十八字  
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  
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  
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  
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  
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暑痛舉手馮后昭  
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  
大奇之文帝嘗謂曰富為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  
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  
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惡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  
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出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  
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  
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射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  
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  
席極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  
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  
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  
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  
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曰而素亦薨蓋隋

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  
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  
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  
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佖小  
劉良娣生越王侗佖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  
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  
成人良娣早終母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字文化及弒逆之際佖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  
蕭鉅千牛宇文勗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  
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  
宮者所遇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  
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  
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  
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字  
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蓋帝  
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為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  
 為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  
 為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  
 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為天子來次  
 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個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  
 李密密遂請降伺大忻悅禮其使其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  
 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  
 二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  
 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不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  
 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二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

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氣畢集靈瑞風物作制禮  
 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  
 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  
 往歲省方履歷肆觀得鑿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火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  
 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異交述往  
 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  
 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滄塵之答化  
 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

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志其貪穢或  
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戮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  
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赦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  
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焚擢之義人事罕聞  
化及梟鏡爲心令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  
於周世豈無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  
瞻天視地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  
名不可顛墜元元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  
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宸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

胄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邁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  
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王擅擬於九五  
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  
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  
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龍雷若火焚毛  
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行區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  
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孽山可以動射石可以  
入沉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  
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髮親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  
殺戮不辜挫辱人工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  
雪恥梟轅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  
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  
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竝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  
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未幾元文  
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  
師世充詣伺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  
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  
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絕禁段  
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伺曰王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遵唐虞之迹伺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  
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  
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  
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  
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  
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伺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  
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  
謀誅世充復尊立伺事泚竝見害世充兄世渾因勸世充  
害伺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鳩詣伺曰願皇帝飲此酒伺知

不覓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  
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  
偽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文帝所愛  
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  
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  
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感陳鹵簿暕為軍導轉豫州  
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感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  
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  
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

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  
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  
劉虔安裴該皇甫謚庫狄仲錡陳智偉等來求聲色狗馬  
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  
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  
搆灸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  
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  
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  
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  
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楹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

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娶多或要致於暕，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

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一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負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

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契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召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爰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傳爰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及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漉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

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更爲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  
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太宗如反  
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  
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  
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關恩寵  
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  
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  
人逐之積免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  
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  
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  
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  
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  
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臯之封無期  
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旣絕枝葉畢翦十有  
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  
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  
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

二百七十六字  
求哀哉齊王敬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踈而息  
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  
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高顯

牛弘

李德林

高顯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隋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  
於遼左曾祖嵩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  
安位兗州刺史之質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讓  
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  
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  
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頴貴  
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諡曰簡頴少明敏有器局略  
涉文史尤善詞令幼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  
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  
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  
遣邗公楊惠諭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於是為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竝以  
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頴委以心膂尉遲迴起兵也帝令  
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命崔仲

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頴見鄭昉鄭譯等竝無去  
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毋云忠孝不可  
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搃頴預  
為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卧內  
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  
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  
公朝臣莫與為比帝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頴佯避權勢  
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  
威高蹈前朝頴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  
是令頴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

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  
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  
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  
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  
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  
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  
地寒田收先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  
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  
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  
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  
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  
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  
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踈黜因謂

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  
姜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竝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  
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  
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告其夫人賀拔氏寢疾  
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  
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  
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在文吏耳馬敢與猛將論功  
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  
頰曰天之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

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曰道進  
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  
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  
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  
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帝以后言告頰  
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  
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  
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為頰  
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會議

伐遼東頴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頴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頴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頴頴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頴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頴處得之帝欲成頴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頴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頴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頴侍宴頴獻歎

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暝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頴國令上頴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頴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頴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頴地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頴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頴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

此何時乎危行言  
遜孔文可師也

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  
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  
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  
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  
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  
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  
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  
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頰  
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

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  
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  
賀若弼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  
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  
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  
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  
削橐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  
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第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  
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

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  
 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  
 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  
 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言棄孔子以  
 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  
 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  
 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  
 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升之末竝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西人擾亂圖書盡縑帛皆  
 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小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佳小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  
 三閣造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以誦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  
 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  
 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  
 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  
 其圖書藉五經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

隋書院刊  
 七  
 七

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以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善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山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

之開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玉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闕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齊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脩撰五禮勒以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

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以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開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鄭玄之所言

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

吳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  
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豆盥豆邊牛羊之俎四  
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拈揖讓升降亦  
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  
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  
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  
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  
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  
為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

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

以全稱周書亦不可即

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

至仁恕之政也蔡邕

真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

氏曰代室般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

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楯徑二百

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

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闈以象卦九室

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  
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  
閣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  
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  
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  
魏氏二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直爲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歲率茲禮前  
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  
爲九屋簷不覆其堂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迂無可取及遷洛  
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  
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  
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  
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  
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公多有  
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  
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  
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  
而聽政焉禮圖畫不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

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  
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  
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  
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  
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  
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  
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  
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  
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

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  
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  
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及坵重九重廊孔晁注云  
重九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  
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  
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  
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  
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官王肅以爲明堂  
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  
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

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  
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  
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  
欲為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  
殿無辟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  
又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竝別處然明堂  
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  
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  
圓下方四門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  
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  
徑九丈八闕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  
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  
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  
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  
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為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

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  
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  
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  
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  
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  
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  
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

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  
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  
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  
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  
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  
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  
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  
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

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首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  
 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  
 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  
 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  
 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  
 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  
 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  
 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  
 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  
 詔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

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咲曰奇章公  
 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  
 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  
 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  
 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  
 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作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  
 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  
 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  
 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  
 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

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季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  
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  
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  
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  
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  
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  
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  
壇珪幣牲牢竝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  
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

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  
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  
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  
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  
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竝忘之上曰傳語小辯  
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  
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  
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第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  
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

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之曾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

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然當繼温子昇隆之大咲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

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尔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咲曰誠

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多詳軍書羽檄朝文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韋孝

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迴饒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勅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悵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

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妾稱諮議上其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妾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浟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屬典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